

# 书楼探踪

韦力 著

江苏卷

华文出版社



## 随藏书家韦力先生一路寻访名人书楼

你可能不知道的江苏古迹好去处：

徐乾学的传是楼，黄丕烈的百宋一廬，  
柳亚子的磨剑室，钱穆的素书堂……



**藏书是一种文雅的疯狂，  
藏书家的人生传奇，你该知道！**

# 书楼探踪

韦力  
著

江  
苏  
卷

华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楼探踪. 江苏卷 / 韦力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20.10

ISBN 978-7-5075-5303-1

I. ①书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藏书楼—介绍—江苏  
IV. ①G25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131582号

作 者: 韦 力

策 划: 草鹭文化

责任编辑: 方昊飞

特约编辑: 董熙良

装帧设计: 周 晨

插 图: 苏 文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 话: 责任编辑 010-58336269 发行部 010-58336202

总 编 室 010-583362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百福春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270千字

版 次: 202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303-1

定 价: 11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徐乾学·传是楼  | 甲富江南，辑刊《经解》     | 1   |
| 何焯·赏砚斋   | 生性耿介，批书名世       | 21  |
| 璜川吴氏·遂初园 | 首重经部，四世续藏       | 39  |
| 于敏中·耐庵   | 《四库》首功，《天禄》别成   | 53  |
| 潘奕隽·三松堂  | 贵潘初藏，递延四世       | 69  |
| 孙星衍·平津馆  | 独创书目，偏重版本       | 85  |
| 石韞玉·独学庐  | 猛烧恨书，手批窃尽       | 103 |
| 黄丕烈·百宋一廬 | 多少藏书家俱在，姓名不逐暮云空 | 123 |
| 潘世恩·芝轩   | 贵潘首元，子孙富藏       | 139 |
| 吴云·二百兰亭斋 | 首重考藏，旧匳无踪       | 155 |
| 沈秉成·鰈砚庐  | 比目双右，佳偶天成       | 175 |
| 李鸿裔·五峰书屋 | 因书重帖，为妃得园       | 197 |
| 缪荃孙·艺风堂  | 雅号书宗，身后星散       | 215 |
| 莫棠·铜井文房  | 故井仍在，书散各方       | 229 |
| 孙毓修·小绿天  | 鼎助涵芬，梳理源流       | 247 |

丁福保·诂林精舍 著述宏富，以藏助编 | 265

李根源·曲石精庐 尊贤守孝，刊书访古 | 289

柳亚子·磨剑室 南明松陵，拜孙悼李 | 301

姚光·复庐 著书之藏，悉捐公馆 | 325

钱穆·素书楼 书藏五万，不知所终 | 345

后序 | 360

徐乾学·传是楼

甲富江南，辑刊《经解》



徐乾学 (1631—1694)

清江苏昆山人，字原一，号健庵。顾炎武之甥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进士，授编修，历官至刑部尚书。与弟徐秉义、徐元文均为贵官。曾总裁《大清一统志》《明史》等书。与高士奇、王鸿绪等互相标榜，编著有《读礼通考》《通志堂经解》《传是楼书目》《檐园集》等。

在清康熙朝前期,江南最大的藏书家很可能就是徐乾学,时人多有这样的表述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《读礼通考》条中称:“乾学传是楼藏书甲于当代。”万斯同写过一首《传是楼藏书歌》,该诗中有如下诗句:

若将此楼相絮量,何异八百归西周。

玉峰当代盛人物,君家昆弟真英杰。

论才字内原无双,积书寰中亦第一。

徐鉉也曾说:“吾吴藏书之富,数十年来推海虞钱氏、泰兴季氏,近则吾玉峰司寇。海虞自绛云一炬,锦轴牙签,都归劫火;泰兴歿后,编简亦多散亡。惟司寇传是楼所藏,插架盈箱,令观者相顾怡愕,如入群玉之府,为当今第一。”(《南州草堂集》卷二十《菊庄藏书目序》)

关于传是楼的规模,汪琬在《传是楼记》中写道:“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,凡七楹。间命工斫木为橱,贮书若干万卷……部居类汇,各以其次。素标细帙,启钥烂然。”这里称传是楼的规模总计有七楹。然而彭士望所撰《传是楼藏书记》则称:“楼十楹,跨地亩许,特远人境,无附丽,启后牖,几席与玉峰相接。中置庋阁七十有二,高广径丈有五尺,以藏古今之书,装潢精好,次第牖序。首经史,以宋版者正位南面;次有《明实录》、奏议,多抄本;又次诸子、百家、二氏、方术、稗官、野乘、齐谐,靡不具备。曲折纵横,部勒充四阿,各有标目。”

且不管是七楹还是十楹,都说明传是楼当年规模很大。而彭士望还简述了传是楼藏书的主要特色,这一切都说明,当年的传是楼是何等地受到时人看重。当时的文献大家黄宗羲还特意写了篇《传是楼藏书记》,该记中提到了传是楼何以能有如此之规模:“丧乱之后,藏书之家多不能守,异日之尘封未触,数百年之沉于瑶台牛簏者,一时俱出。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。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,随其所至,莫不网罗坠简,搜抉缙帙,而先生为之海若。作楼藏之,名曰‘传是’。昔人称藏书之盛者,谓与天府相埒,则无以加矣!明室旧书,尽于贼焰。新朝开创,天

府之藏未备。朝章典故，制度文为，历代因革，皆于先生乎取之。是先生之藏书，非但藏于家也。”

黄宗羲的这篇《传是楼藏书记》在起头部分说得比较含糊，其实他的所指就是明末清初的战乱，在那个社会巨变期，很多珍本都散失了出来，而徐乾学尽力收购，终于蔚为大观。

那么传是楼藏书的具体来源是哪些呢？从现有的史料来看，传是楼旧藏有不少是来自钱谦益的绛云楼、毛晋的汲古阁以及季振宜等大藏书家的旧藏。陈登原在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中称：“又，毛晋汲古、钱遵王述古之书，康熙中，半归徐乾学、季沧苇家。徐、季两家之书，后由何义门介绍，归于清宗室怡府之乐善堂。乐善堂大楼九楹，庋藏满溢，四库开馆之日，彼且秘而不献。至端华以狂悖见诛，于是毛、钱、徐、季之珍好，又流落人间。而致堂之子绍和，时官北京，得之颇多，于是传是、述古之旧，又随百宋一廛而趋入于海源阁矣。”陈登原的这段话不但讲到了传是楼藏书的来由，同时也谈到了该楼散书的情况。由此可知，徐乾学去世后，他的藏书归了怡府之乐善堂，而最终又到了杨氏海源阁。

然而，黄宗羲称传是楼的钞本有不少是源自天一阁，黄宗羲在《天一阁藏书记》中称：“天一阁书，范司马所藏也。从嘉靖至今，盖已百五十年矣，司马歿后，封闭甚严。癸丑，余至甬上，范友仲破戒，引余登楼，悉发其藏，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。凡经、史、地志、类书坊间易得者，及时人之集、三式之书，皆不在此例。余之无力，殆与东里少时伯仲，尤冀以暇日握管怀铅，拣卷小书短者抄之。友仲曰诺。荏苒七年，未蹈前言。然余之书目，遂为好事流传。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，不知凡几。”

当年天一阁不允许外人登楼，黄宗羲经过一番活动，终于进入天一阁内看书。而徐乾学也派人借机来抄书目，对于这件事，全祖望所写《天一阁碑目记》可以为证：“是阁之书，明时无人过而问者，康熙初，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，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闻而来钞。”

关于传是楼藏书の由来,王士禛在《分甘余话·四》中有如下描述:“钱先生藏书甲江左,绛云楼一炬之后,以所余宋槧本尽付其族孙曾,字遵王。《有学集》中跋述古堂宋版书,即其人也。先生逝后,曾尽鬻之泰兴季氏,于是藏书无复存者。闻今又归昆山徐氏矣。”这段话の叙述,应当是陈登原在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中叙述之所本,因为王士禛说,当年钱谦益绛云楼の烬余基本归了钱曾,后来钱曾の旧藏又全部卖给了季振宜,而后季振宜の所藏又到了徐乾学の传是楼。而传是楼旧藏中の另一个主要来源,则是山东藏书家李开先(号中麓子),朱彝尊在《静志居诗话》中记载了该事:“(中麓)藏书之富甲于齐东。……百余年无恙。近徐尚书原一购得其半。”

这么多著名の收藏,都先后汇集到了传是楼中,难怪该楼被人视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の巨擘。

关于传是楼の旧藏,在徐乾学生前就已有散失,因为他将一些珍善之本贡献给了皇帝。徐乾学在《恭进经籍疏》中写道:“谨将家藏善本,有关经诸史者,共十二种,或用缮写,或仍古本装潢成帙,仰呈乙夜之观。臣葵藿微忱毫无补报,藉兹卷册以少赞高深。所有恭进书籍具列于后,……以上共计三十六套一百九十二册。”而其献给皇帝の这些书,基本上都是他所藏の宋元版。

就数量而言,传是楼所藏の宋元版的确是他那个时代の翘楚。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中收录了宋版书二百六十部、元版书二百零三部,另外还有抄宋本、抄元本等五六百部。仅凭这个数字,传是楼の所藏就可以傲视群雄。

关于徐乾学为什么给自己的藏书处起了“传是楼”这样一个名称,汪琬在《传是楼记》中有如下形象の记载:

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:“吾何以传汝哉?吾徐先世,故以清白起家,吾耳濡目染久矣,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,每欲传其土田

货财,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;欲传其金玉珍玩、鼎彝尊罍之物,而又未必能世宝也;欲传其园池台榭、舞歌舆马之具,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。吾方以此为鉴。然则吾何以传汝哉?”因指书而欣然曰:“所传惟是矣。”遂名其楼为“传是”,而问记于琬。

看来徐乾学是本着诗书传家的姿态教育后人。而昆山徐家的发达,也的确是靠读书起家。

徐乾学的曾祖父徐应聘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,曾官至太仆寺少卿,到了徐乾学的父亲徐开法时,其家已经衰落了下来。然而徐开法教子有方,他有四个儿子,其中的三位都考中了进士。长子徐乾学是康熙九年(1670)的探花,次子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(1673)的探花,三子徐元文为顺治十六年(1659)的状元。兄弟三人均为鼎甲出身,并且同在朝中任职高官,这在古代科举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情形,故蔡冠洛编著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中称:“皆以鼎甲致位通显,时号‘昆山三徐’。”

昆山三徐几乎把持了那个时代的文风,当时的学人都以能够得到徐乾学的赏识为荣,徐慧、冯晓霞所撰《清代著名藏书家徐乾学被告一案钩沉》一文中,讲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:“据说徐乾学当时深受康熙皇帝宠爱,专以奖拔读书人、发现人才为己邀名。因此常有人投其所好,在他住的绳匠胡同里租房居住,每待五更时,故意大声读书给他听,以至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价高出他处几倍。”

为了让徐乾学发现自己,有人竟然刻意将房子租在徐家附近,而后大声读书,以便能够让徐乾学听到,并且这么做的人似乎不在少数,这导致了徐府附近的房租都比别处贵几倍。而徐乾学正是通过这种提拔人才的方式,把当时很多的文人团结在了自己的身边。韩葵在《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行状》中描绘道:“公故负海内望,而勤于造进,笃于人物,一时庶几之流,奔走辐辏如不及,山林遗逸之老,亦不惜几两,展远千里乐从公。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,俾至如归,访问故实,商榷僻书,

以广见闻。后生之才隽者,延誉荐引无虚日,即片言细行之善,亦叹赏不去口。”

徐乾学正是用这种方式,壮大了自己的幕府。尚小明在《徐乾学幕府研究》一文中专门谈及此事,尚小明对徐幕给出了如下的定义:“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发展最兴盛的时期,除了在地方衙门特别是府州县衙门,广泛存在着以从事刑名、钱谷为主要职业的幕友外,还有不少学者遨游于廷臣及督抚学政幕下,从事修书、校书等工作,并形成一些重要学人幕府。徐乾学幕府是最早出现的一个。”

尚小明认为徐乾学的学人幕府,乃是清代的第一个,很多文人投入此幕之中。而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也准备投入徐幕中,他的老师顾炎武闻听此事后,特意写信给潘,阻止潘的这种想法:“原一(徐乾学字)……官弥贵,客弥多,便佞者留,刚方者去。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。……吾以六十四之舅氏,主于其家,见彼蝇营蚁附之流,骇人耳目,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,乃仅得自完而已。”(《与潘次耕札》)



◎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,清康熙十九年(1680)通志堂刻《通志堂经解》本



◎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,清康熙十九年(1680)通志堂刻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卷首

顾炎武的这封信被后世广泛引用,后人多以此来论述顾炎武是何等看不起这位外甥,然而从其他史料来看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顾炎武跟昆山三徐有着密切的关系,昆山三徐的母亲,也即徐开法的妻子,是顾炎武的五妹。可见,顾、徐两家关系很近。当时徐开法家经济上较困难,顾炎武时常拿出钱财帮助徐家,“累数千金”。

康熙七年(1668),顾炎武被卷入了黄培诗案,黄培原本是锦衣指挥使,他家有位家奴叫姜元衡,此人后来发达了,于是想敲诈旧主黄培。姜向山东督府衙门告发,称黄培曾写过反清的逆诗,为此牵连到很多人。在此前顾炎武得罪了一位名叫谢长吉的山东商人,此人找到了姜元衡,合谋一番后,诬陷顾炎武编过一本名为《忠节录》的书,书内有抗清思想。这两人同时称,黄培跟顾炎武曾经密谋反清。

这真是无妄之灾,因为《忠节录》一书的编者乃是陈济生,跟顾炎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既然有人告发,官府当然要查办,那时的顾炎武正住在北京,听闻这件事后,特意到济南投案为自己辩白,但还是被关进了牢房。顾炎武的朋友听到此事后,立即赶到北京将此事告诉了徐元文。



◎《毛诗指说》，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书牌



◎《毛诗指说》，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卷首

在徐元文的帮助下，顾炎武终于获释出狱。而后顾炎武多次来北京，曾经有四次都住在了徐元文和徐乾学家。早在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顾炎武还写过一首名为《答徐甥乾学》的诗：

孤单苦忆难兄弟，薄劣烦呼似舅甥。

今日燕台何邂逅？数年心事一班荆。

顾炎武在诗中把他跟徐乾学之间的关系，以何无忌与刘牢之甥舅关系进行类比。由这个侧面可以看出，顾炎武跟昆山三徐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这样反过来看顾写给潘耒的那封信，侧重点是称徐乾学幕府中人物鱼龙混杂，而顾看不惯这些趋炎附势的人，所以他劝潘耒不要前去凑热闹。

徐乾学所办幕府并非只是为了拉帮结派，他也干了不少的正事，其中有一件文化事业最受人们称道，那就是他编纂了《通志堂经解》。

《通志堂经解》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丛编，该书收录了一百四十六种古代经学著作，总计有一千八百六十卷，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项文化工程。对于该书的编者，历史上却有着广泛的争论。因为通志堂乃是清初著名文人纳兰成德（纳兰性德，原名成德，因避太子保成讳而改为纳兰性德）的堂号，所以这部书大多被后世认定为纳兰所编，更何况《通志堂经解》里面有许多纳兰所写提要。

然而纳兰成德去世于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年仅三十一岁，而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开始刊刻，当时的成德年仅十九岁。古人曰：“皓首穷经。”也就是说，对于经学的研究，要经过许多年的修炼，而年仅十九岁的成德显然难以编出这么一部大书。于是有不少人说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其实是出自徐乾学之手，而徐为了巴结权臣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，才把这部书署上了明珠之子的大名，因为那时的明珠把持着朝政，徐乾学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
事情是否真的如此呢？至少乾隆皇帝是这么认为的。弘历在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二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说：“夫明珠在康熙年间柄用有年，

势焰薰灼，招致一时名流如徐乾学等互相交结，植党营私。是以伊子成德，年未弱冠，即夤缘得取科名，自由关节，乃刊刻《通志堂经解》以见其学问渊博。古称皓首穷经，虽在通儒，非义理精熟、毕生讲贯者，尚不能覃心阐扬，发明先儒之精蕴；而成德以幼年薄植，即能广搜博采，集经学之大成，有是理乎？更可证为徐乾学所裒辑，令成德出名刊刻，俾藉此市名邀誉，为逢迎权要之具耳。”

弘历明确地指出正因为明珠是康熙朝的权臣，所以徐乾学才想去巴结他，而把自己所编《通志堂经解》的主编之名给了明珠之子纳兰成德。弘历认为，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学问渊博，绝非像纳兰这样的年轻人能够编得了的。

皇帝都这么认定了，所以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成了徐乾学巴结权贵的证据。而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也称：“性德举壬午乡试，徐乾学为主考，乾学藉以谄附明珠，是书乃乾学所编刊，而让其名于性德者。”纳兰成德是徐乾学的学生，于是他就借这层关系，跟明珠建立了联系。

事情真是如上所言吗？从各种文献来看，问题并不如人们猜测得这么简单，徐乾学在《通志堂经解》卷首写了篇总序，他在总序中首先称：“秀水朱竹垞谂余：书策莫繁衍于今日，而古籍渐替，若经解仅有存者，弥当珍惜矣。”看来徐乾学并不掠他人之功，他坦白地说编《经解》一书乃是朱彝尊的提议，而当时徐乾学也觉得从汉代到明末经学变得十分衰微，为此他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，听到朱彝尊的建议后，他决定拿出自己的藏书来编一部《经解》。总序中还写道：“皇朝弘阐《六经》，表微扶绝，海内喁喁向风，皆有修学好古之思。余雅欲广搜经解，付诸剞劂，以为圣世右文之一助，而志焉未逮。今感竹垞之言，深惧所存十百之一又复沦斲，责在后死，其可他诿？因悉余兄弟家所藏本，覆加校勘，更假秀水曹秋岳、无锡秦对岩、常熟钱遵王、毛斧季、温陵黄俞邠及竹垞家藏

旧版书若抄本，厘择是正，总若干种，谋雕版行世。门人纳兰容若尤怱怱是举，捐金倡始，同志群相助成，次第开雕。经始于康熙癸丑，逾二年讫工。藉以表章先哲，嘉惠来学，功在发余，其敢掠美。因叙其缘起，志之首简。”

传是楼藏书量虽然很大，但也会有一些未备之本，于是他就找到了当时的藏书家，比如曹溶、钱曾、毛扆等人。徐乾学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自己未备的经书，而后编成了《通志堂经解》。而他原本想将这部大书刊刻出来，但是要刻这么一部大书，显然需要一大笔钱。他的弟子纳兰成德很赞同这件事，为此捐出一笔刻书之资。在纳兰的带领下很多人纷纷捐款，经过两年的时间，这部大书终于刊刻完毕。

从这篇总序来看，徐乾学明确地说，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乃是朱彝尊提议，而自己所编者，纳兰成德只是出资人之一。徐乾学完全没有说，该书是成德所编。如果以常理来推，徐乾学为了巴结明珠，将该书的主编之名改为了成德，那他的这篇序言肯定不能这样写，他应当说成德编此书是何等的有价值，而不能仅称成德只是捐了一笔钱。因此王爱亭在其博士论文《昆山徐氏所刻〈通志堂经解〉版本学研究》中称：“依徐氏序中所言，《通志堂经解》的刊刻缘起，是其担心现存宋、元等经解文献继续沦亡，并为响应朝廷稽古右文的号召。徐氏早已怀抱辑刻经解的愿望，又受到朱彝尊进一步的触发，于是付诸行动。从搜罗底本，到校勘，到开雕，审其语意，皆亲自操办，并未让功于他人，且有‘功在发余，其敢掠美’之谦辞。至于成德，除称‘尤怱怱是举，捐金倡始’外，并未提及他于此事的其他贡献。若是为别人编刻的书作序，这样彰显自己而忽略主人，于情于理不符。”

关于徐乾学乃是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的真正编纂人问题，其实相应的史料多有记载。陆陇其在《陆清献公日记》中写道：“廿三，在朱锡鬯所，见通志堂所刻敖继公《仪礼集说》、卫湜《礼记集说》、王次点《周礼订

义》、杨复《仪礼图》。又见宋陈均《皇朝编年录要》，系宋板。又见李焘《长编》，系抄本。锡鬯言，通志堂诸书，初刊时皆有跋，刻在成德名下，后因交不终，刊去。然每页版心，通志堂之名犹在。”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九月二十三号，陆陇其见到了一些通志堂所刻之书，而朱锡鬯则告诉他《通志堂经解》的初刊本后面均有署名纳兰成德的跋语，但因为朝政有变，后来刷印的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，就把纳兰成德的跋语都去掉了，可是版心的通志堂之名却未曾剗掉。

由此可知，《通志堂经解》一书的书版，徐乾学还是给了成德，而后成德以此书版继续刷印。清姚元之在《竹叶亭杂记》中也载有此事：“《通志堂经解》，纳兰成德容若校刊，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刻本也。高庙有‘成德借名，徐乾学逢迎权贵’之旨。成德为明珠之子。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，荟而付梓，镌成德名，携板赠之，《序》中绝不语及徐氏也。”

既然如此，那么纳兰成德究竟懂不懂经学呢？或者换一种说法：徐乾学是否仅是自己编出了该书，而后署上了纳兰成德之名呢？其实从其他资料来看，情况也不尽然。朱彝尊在《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》中说：“吾友纳兰侍卫容若，以韶年登甲科，未与馆选，有感消息盈亏之千里，读《易》渌水亭中，聚《易》义百家插架，于温陵曾氏《粹言》、隆山陈氏《集传精义》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，合而订之，成八十卷。择焉精，语焉详，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。刑部尚书昆山徐公嘉其志，许镂板布诸通邑大都，用示学者，乍发雕而容若溘焉逝矣。”

看来在此前，纳兰成德也藏了一大批经学著作，他尤其对《易经》感兴趣，并且也曾根据自己的藏书，编出了八十卷本的易学著作。成德的这个行为被徐乾学闻听后，大为赞赏，并且答应把成德的这部经学著作刻板发行，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成德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就。可惜的是，徐乾学刚刚开始刊刻这部经学著作，成德就去世了。这段记载足以说明，纳兰成德对经学也有研究，还为此搜集了一批这方面的著作。